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

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子，因是鬧味之事，也不敢聲張，競吃了啞叭虧了。白玉堂揣著銀子自奔前程。展爺是拿了銀子，一直奔天昌鎮去了。這且不言。單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，歇馬，正是無事之時。包興記念著遊仙枕，心中想道：「今晚我悄悄的睡睡遊仙枕，豈不是好。」因此到晚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，便囑咐李才說：「李哥，你今晚辛苦一夜。我連日未能歇息，今晚脫個空兒。你要警醒些，老爺要茶水時，你就伺候。明日我再替你。」李才說：「你放心去罷，有我呢。彼此都是差使，何分你我。」

包興點頭一笑，即回至自己屋內，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，不覺困倦，即將枕放倒，頭剛著枕，便入夢鄉。出了屋門，見有一匹黑馬，鞍撥字俱是黑的，兩邊有兩個青衣，不容分說，攙上馬去。迅速非常，來到一個所在，似開封府大堂一般。下了馬，心中納悶：「我如何還在衙門裡呢？又見上面掛著一匾，寫著「陰陽寶殿」。正在納悶，又見來了一個判官，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擅敢假充星主，前來鬼混！」喝聲：「拿下！」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，一聲斷喝，將包興嚇醒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暗自思道：「凡事都有生成的造化。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。判官說我假充星主；將來此枕，想是星主才睡得呢。怪不得李克明要送與星主。」左思右想，哪裡睡得著呢，賭氣起來，聽了聽方交四鼓，急忙來至包公住的屋內。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，前仰後合在那裡打盹。又見燈花結了個如意兒燒了多長，連忙用燭剪剪了一剪。只見桌上有個字帖兒，拿起一看，不覺失聲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一句話將李才嚇醒，連忙說道：「我沒有睡呀。」包興說：「沒睡，這字帖兒打哪裡來的？」李才尚未答言，只聽包公問道：「什麼字帖？拿來我看。」包興執燈，李才掀簾，將字帖呈上。包公接來一看，便問道：「天有什麼時候了？」包興舉燈向表上一看，說：「才交寅刻。」包公道：「也該起來了。」

二人服侍包公穿衣淨面時，包公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。不多時，公孫先生來到。包公便將字帖與他觀看。公孫策接來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明日天昌鎮，緊防刺客凶。分派眾人役，分為兩路行：一路東臯林，捉拿惡龐昱；一路觀音庵，救活烈婦人。要緊，要緊！」旁有一行小字：「烈婦人即金玉仙。」公孫策道：「此字從何而來呢？」包公道：「何必管他的來歷。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。再派人役，先生吩咐他們在兩路稽查便了。」公孫策連忙退出，與王、馬、張、趙四勇士商議。大家俱各小心留神。

你道此字從何而來？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，見包公尚未到來，心中一想：「恐包公匆忙來至，不及提防。莫若我迎將上去，遇便泄洩機關，包公也好早作準備。」好英雄！不辭辛苦，他便趕至三星鎮。恰好三更，來至公館，見李才睡著，也不去驚動他，便溜進去將紙條兒放下，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。

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，進了公館，前後左右搜查明白。公孫策暗暗吩咐馬快、步快兩個頭兒，一名耿春，一名鄭平，二人分為左右，稽查出入之人；叫王、馬、張、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，前後巡邏；自己同定包興、李才護持包公：「倘有動靜，大家知會，一齊動手。」分派已定，看看到了掌燈之時，處處燈燭照如白晝，外面巡更之人往來不斷。別人以為是欽差大人在此居住，哪裡知道是提防刺客呢。內裡王、馬、張、趙四人磨拳擦掌，暗藏兵器，百倍精神，準備捉拿刺客。真是防範的嚴謹！

到了三更之後，並無動靜。只見外面巡更的，燈光明亮，照激牆頭。裡面趙虎仰面各處裡觀瞧，順著牆外燈光，走至一株大榆樹下。趙虎忽然往上一看，便嚷道：「有人了！」只這一聲，王、馬、張三人亦皆趕到，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。掌燈一齊往樹上觀看，果然有個黑影兒。先前仍以為是樹影；後來樹上之人見下面人聲嘶喊，燈火輝煌，他便動手動腳的。大家一見，便覺鼎沸起來。只聽外面人道：「跳下去了，裡面防範著！」誰知樹上之人趁著這一聲，便攔住樹梢；將身悠起，趁勢落在耳房上面，一伏身往起一縱，便到了大房前坡。趙虎嚷道：「好賊！哪裡走？」話未說完，迎面飛下一塊瓦來。楞爺急閃身，雖則躲過，他用力太猛，開了個跟頭。房上之人趨勢揚腿，剛要越過屋脊，只聽噯啣一聲，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，恰落在四爺旁邊。四爺一翻身，急將他按住。大家上前，先拔出背上的單刀，方用繩子捆了，推推擁擁，來見包公。

此時包公、公孫策便衣便帽，笑容滿面，道：「好一個雄壯的勇士！堪稱勇烈英雄。」回頭對公孫策道：「先生，你替我鬆了綁。」公孫先生會意，假作吃驚，道：「此人前來行刺，如何放得？」包公笑道：「我求賢若渴，見了此等勇士，焉有不愛之理。況我與壯士又無仇恨，他如何肯害我，這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。快些鬆綁。」公孫策對那人道：「你聽見了？老爺待你如此大恩，你將何以為報？」說罷，吩咐張、趙二人與他鬆了綁。王朝見他腿上釘著一支袖箭，趕緊替他拔出。包公又吩咐包興：「看座。」

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，又見王、馬、張、趙分立兩旁，虎勢昂昂，不由良心發現，暗暗誇道：「聞聽人說，包公正直，又目識英雄，果不虛傳。」一翻身撲倒在地。口中說道：「小人冒犯欽差大人，實實小人該死。」包公連忙說道：「壯士請起，坐下好講。」那人道：「欽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座。」包公道：「壯士只管坐了，何妨。」那人只得鞠躬坐了。包公道：「壯士貴姓尊名？到此何幹？」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，不因不由的就順口說出來了。答道：「小人名叫項福，只因奉龐昱所差……」便一五一□，說了一遍：「不想大人如此厚待，使小人愧怍無地。」包公笑道：「這卻是聖上隆眷過重，使我聲名遠播於外，故此招忌，謗我者極多。就是將來與安樂侯對面時，壯士當面證明，庶不失我與太師師生之誼。」項福連忙稱「是」。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。公孫策領項福去了。

包公暗暗叫王朝來，叫他將項福明是疏放，暗地拘留。王朝又將袖箭呈上，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。包公聞聽，道：「原來展義士暗中幫助。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，必也是義士所為。」心中不勝感羨之至。王朝退出。

此時公孫先生已分派妥當，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、鄭平前往觀音庵，截救金玉仙；又派張龍、趙虎前往東臯林，捉拿龐昱。

單說馬漢帶著耿春、鄭平竟奔觀音庵而來，只見駝驢一乘直撲廟前去了。馬漢看見，飛也似的趕來。及至趕到，見旁有一人叫道：「賢弟為何來遲？」馬漢細看，卻是南俠，便道：「兄，此轎何往？」展爺道：「劣兄已將駝驢截取，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庵內。賢弟來得正好，咱二人一同到彼。」說話間，耿春、鄭平亦皆趕到，圍繞著駝驢來至廟前，打開山門，裡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，一個尼姑。這媽媽卻是田忠之妻楊氏。眾人搭下駝驢，攙出金玉仙來。主僕見面，抱頭痛哭。（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，叫她在此等候。）又將轎內細軟俱行搬下。南俠對楊氏道：「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，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，叫他到此尋你。」又對尼姑道：「師傅用心服侍，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。」吩咐已畢，便對馬漢道：「賢弟回去，多多拜上老大人，就說：『展昭另日再為稟見，後會有期。』將金玉仙下落稟復明白。她乃貞烈之婦，不必當堂對質。拜託，拜託！請了！」竟自揚長而去。馬漢也不敢挽留，只得同耿春、鄭平二人回歸舊路，去稟知包公。這且不言。

再說張、趙二人到了東臯林，毫不見一點動靜。趙虎道：「難道這廝先過去了不成？」張爺道：「前面一望無際，並無人行，焉有過去之理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遠遠有一伙人乘馬而來。趙爺一見，說：「來咧，來咧！哥，你我如此如此，庶不致於舛錯。」張龍點頭，帶領差役隱在樹後。眾人催馬，剛到此地，趙虎從馬前一過，栽倒在地。張爺從樹後轉出來，便亂喊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撞死人！」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，道：「你撞了人，還往哪裡去？」眾差役一齊擁上。眾惡奴發話道：「你這些好大膽的人，竟敢攔擋侯爺不放。」張龍道：「誰管他侯爺爺的，只要將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。」眾惡奴道：「好生撒野！此乃安樂侯，太師之子，改扮行裝，出來私訪。你們竟敢攔住去路，真是反了天了！」趙爺在地下聽準是安樂侯，再無舛錯，一咕嚕爬起身來，先照著說話的劈面一掌，喊道：「我們反了天了！我們竟等著反了天的人呢！」說罷，先將龐昱拿下馬來，差役掏出鎖來鎖上。眾惡奴見事不祥，個個加上一鞭，唵的一聲，俱各逃之夭夭了。張、趙追他不及，只顧龐昱，連追也不追。眾人押解著奸侯，竟奔公館而

來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曉。